

主題文章

歐洲近代華人信徒概覽

余家寶傳道

(香港宣道會錦繡堂傳道)

歐洲的生活狀況

雖然歐洲是一個由多國組成的地方，近年來，隨著政治的開放和各國的共融，有些國家在文化差異上已不算太大。不少毗鄰的國家，尤以中南西歐為甚，除了保留自己的傳統服裝、節日、歷史遺留下來的特別建築和自己的國家語言外，在思維、工作方式和日常生活習慣上根本沒有兩樣。在地域空間上，很多國家只是一街相隔，加上現有的歐盟自由出入境和統一貨幣制度，要是不聽不說不看當地語言，有時也分不出置身的地方。瑞士、德國和法國的接壤是其中一個例子；典型的城市巴塞爾(Basel)就是這樣一個地方。還有盧森堡、法國和比利時的接壤；德國、比利時和荷蘭；瑞士、法國和義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法國和義大利、挪威和芬蘭等。而更融為一體的可說是德國、瑞士和奧地利的接壤，因為它們連語言和文字都一樣，只有地道的鄉語、鄉音和各村的特別用語才能把它們分別出來。

較為顯著有分別的是東歐和東北歐，一些受前共產主義影響的國家，它們和中南西歐的分別不但是外在的，而且還是更深層次，在思維和意識上的。就如前西德和東德的例子，雖然東、西德在 1989 年已經統一，但圍牆東西兩面的人民一直仍然未能完全成為一體；特別在民生和經濟發展上，前東德仍是德國內部發展的一個課題。

歐洲華人生活狀況

1. 第一代華人的特點 – 追溯第一代移居在歐洲各國生活的華人，會因應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年代。主要可以分為幾個「大時代」，如 20 世紀初期或以前的通商年代、20 世紀中期中國和亞洲政治動盪時期、亞洲戰爭後難民潮時期和亞洲戰後經濟起步與歐洲貿易時期。當時的華人以謀生為生活的首選，所以都是過著實務實幹、刻苦耐勞的生活，不會理會當地語言、教育、文化、時事等問題。因此，即使到了第二代的華人，仍是十分依附家庭的作業和生計。他們大多從事餐館、洗衣店、皮革製造、和服裝製造等。

2. 第二代華人的特點 – 隨著政治和生活的穩定，第二代華人有較多機會與當地人接觸和交往，也開始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但礙于語言、文化差異和種族歧視的影響，很快便會回歸華人社群，過著跟第一代華人差不多的生活模式。
3. 第三代華人的特點 – 當第二代華人在歐洲落地生根的時候，第三代華人也正值歐洲鄰近國家人民的遷移潮，許多國家已經成為多元種族和文化的地方，政府不得不重新厘定教育、語言、就業等政策，幫助移民投入社會，建設安定繁榮的國家。第三代華人也因而面對較少的種族問題，對社會的融入程度較前人為高。此外，第一、二代的華人在社會上的默默耕耘和貢獻得到一些國家的認同和讚揚，大大增強了華人的歸屬感和同化。隨著過去中國的經濟飛躍，近年也掀起了一股學習中文熱潮。例如在法國和德國的中學課堂內，好些學校已提供了中文課程讓當地人選擇學習。當年筆者還在瑞士謀大學教授普通話期間，剛好遇上一位在德國南部大學教授中文的教授，大家還談論如何將中文引入德國南部中學的構思；談論如何安排課程、如何與當地教育部商談構思的可能性等問題。在普世共融的大氣候下，歐洲的新一代華人也趨向尋求更有質素的生活，徹底地在思維、處事和行為上與當地人一致；而不是像上一代那樣只滿足於表面上的安定繁榮。這個轉變，在華人家庭中帶來很大的衝擊，拉遠了兩代之間的距離。

歐洲華人的宗教生活

對於日以繼夜勞苦作業的第一代華人，宗教的需要遠不如現實生活需要的逼切。雖然大多數華人仍會保持中國或亞洲的民間傳統和習俗，但也不一定是特定的宗教；加上在歐洲宗教自由的氣氛下，很多人都比較抱著一個可有可無的態度。雖然如此，第一代華人中仍有一批是早期曾在中國生活的，特別是從溫州出來的華人，在歐洲基督教國家建立了屬於他們的教會。比較大規模的，可以在德國漢堡和荷蘭海牙等城市看到；而比較小型的則散落在不同的國家如義大利和西班牙等，他們往往會在信徒的家或餐館中聚會。

至於第二代華人，他們的情況跟第一代的家人較相近，但也相對地與當地人有較多接觸。他們在表面的生活模式上是可以與當地人和諧共處的，然而由於語言和文字的限制，卻無法深入當地文化和社會，無法進一步成為下一代的橋樑，而且需要更努力平衡與子女的共處。他們一方面肩負傳遞上一代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幫助下一代融入當地社群，建立他們的未來，成為當地人的一分子。因此，有

時會形成他們左右為難的處境，例如如何面對下一代與異族通婚的問題。但他們一般對天主教、基督教和教會都會抱友善的態度。

第三代華人的宗教觀是比較開放的，他們接受當地教育、開始融入當地文化和思維方式，也投入當地工作，從事建立當地社會的行業。他們說當地語言、效法當地的傳統、投入當地的政制和討論等等，不少人也視自己為當地人，但卻生活在第一、二代華人家庭中。這些幾代同堂的差異帶給華人家庭不少衝擊、矛盾與分歧。因此，即使第一、二代信徒是教會的中流砥柱，他們的第三代大多也不會選擇與他們參與同一聚會。可是，歐洲一般座堂教堂的宗教聚會仍存著濃厚的歷史氣氛，又不是年青一代容易接受和投入的。所以，歐洲土生土長、年青一代的華人是面對著許多不為別人所理解的難題，更甚者，是沒有適當的組織和團體為他們的困難發聲和爭取。基督教群體也沒有一個適切他們的空間去幫助他們解決他們的問題。牧者或資深長者能夠照顧上一代的會眾，又無能為力兼顧下一代的需要，況且，很多地方都沒有牧者，只是靠信徒互相牧養。然而，在歐洲自由和安穩的空氣中，宗教、基督教往往都不是年青一代的抉擇。

歐洲華人信徒的路向 – 筆者的現身說法

1. 上一代信徒的榜樣 – 學習當地語言，明白年青一代

很多時，海外華人都忽略了當地語言和文字的重要，他們能夠在當地好好的生活，但卻是沒有好質素的生活；因為他們既不知道身邊發生的人和事，也不知道子女所接受的思維訓練。語言和文字是傳遞思想、表達、內心、情感和溝通的媒介。當子女愈能同化當地文化和所受的影響越深，他們之間的差異和距離就愈大。筆者曾親耳聽過年青一代的子女埋怨父母，在他們年少時不能和他們的老師溝通；他們在社群和學校中面對欺凌和歧視的時候，沒有人能幫助他們；父母又不能幫助他們解決在成長中遇到的問題；兩代關係弄得很僵。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最渴望的事情就是儘快長大，盼望能有離開家庭、獨立生活的一天。我們都知道，即使在本地環境下成長的兒童和少年，他們也會面對很多學習上的困難和艱難的時刻，是需要家人和成年人的保護和同行，才能正常的成長；更何況在異地文化生活的小孩子！作為父母的，是需要為兒女與他們身處的世界溝通和接觸，大家才能互相明白和支持。

2. 走進社群，做個公民

海外華人總有一個習性，就是喜歡聚居在一起，這是一種強化安全感的生活意識和形態。這現

況的出現，有時是由外在環境造成，有時是由內在心理因素造成，兩者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這個現象卻帶來另外一些副作用。在歐洲，有規模的唐人街為數不多，只有幾個大城市如倫敦、巴黎、亞姆斯特丹等比較能說得上是華人聚居的地方；此外，在大多數的城市中，都是數間亞洲商店或餐館並存謀生而矣。可是無論那一種形式的聚集，華人都有一個特色，就是不喜歡與當地人接觸。他們工餘的時間，不會常帶著一家人到公共地方，如公園、郊外、音樂廳或博物館共渡，而是喜歡聚在家吃喝、看電影、看劇集；他們不會看當地即時的報章和電視節目，卻會看亞洲過時的電視和影帶。上一代這樣的生活模式，對下一代來說是十分摸不著頭腦的事情，除了勞苦工作糊口外，他們就好像不是生活在現實世界中，即使鄰近社區發生了什麼事情，都好像與他們無關的。生活中的小節也只是含含糊糊的渡過，比如說帳單出了問題、醫療帳目不清、房東的無理對待、鄰居的指責和誤會等大多都在不忿和怒氣中照單全收地經過，因為他們不知道可以往哪裡求助。成長中的下一代不能從家庭中得到正確的公民意識和實踐，他們欠缺了家庭實踐經驗的一環，與學校的知識理論未能掛鉤。筆者當年的接觸中，遇過一個家庭，作爸爸的，總是放工回家後就躲在房間看陳舊的亞洲劇集；而每年都千方百計想著怎樣可以逃避不去服兵役，原因是他不懂當地語言，不明白服役中的指令和不能完成任務。他年幼的兒子漸漸長大，十分不明白也不認同爸爸的想法和處理方法，和爸爸很疏離，自己的心理也很不平衡。因此，筆者認為，海外華人信徒就是怎樣艱難，也要在當地過一個有骨氣和地道的公民生活，多多走進人群中，尋求過一個真正的公民生活；只有這樣，年少的下一代才能真正地、現實地成為當地人，經歷和實踐聖經真理的教導。

3. 站起來，為下一代爭取

這裡提到的爭取，並不是激烈的鬥爭，而是在生活上的無數細微事情中，為年幼及無助的下一代做一些事情。例如，站到老師面前，跟他們溝通一下，為子女爭取多一分關注；又或是當子女受害時，站起來，為他們說句不平的話，爭取多一分保護。筆者在瑞士留學的時候，就是在感受和了解到年青的下一代所遇過的困境和明白上一代作父母的艱難與無奈下，用自己最能表達的當地文字寫了一份計劃書給當地省政府教育部，請求和他們會面並商談如何協助當地華人更好地在當地生活。結果得到負責人的約見，在面談中，負責人的回應是自有華人在該國的 30 多年間，他們沒有遇上一個和他們用當地文字溝通這些問題的華人，他們無從知道華人在生活中實際遇到的問題，也無從提供適切的幫助；他們是十分樂意聽取華人的聲音和協助華人成為他們國家的一分子，而且還即時批准了計劃書上的某些建議。他們也認為需要更多這樣能和他們面對面討論的華人在他們中間一起建立他們的多元化社會。事實上，有不少這些已經制度完善的歐洲國家正在期待國內的少數族

群站出來和他們合作；只是這些族群還是徘徊在語言、被動和憂慮中而卻步。筆者相信只要讓下一代看到上一代的信徒願意和他們一起融入當地社群、明白他們的思想，他們才願意和上一代一起參與教會聚會和活動。因為信仰是心靈對上帝的探索和交匯，是思想和心靈結合對上帝的認知和順服，也是在生活中經歷真理的實踐；是人用自己最能夠表達的媒介與上帝的真心交往。所以，對下一代年輕人而言，跟隨不明白他們的父母參與教會活動並不能讓他們真正認識上帝；跟隨不明白他們的導師也不能幫助他們明白真實的上帝和聖經真理。

結語

歐洲的華人概況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以上的論點只是筆者在過去歐洲 13 年求學、工作和生活期間的現身體驗、分析和想法，礙於篇幅所限，亦未能作更詳盡的解說。希望所提出的討論能提供一些歐洲華人及信徒近代的實況，讓讀者看一看他們現實的一面，在來日發展這方面事工上能有幫助。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 34 期，2013 年 10 月。

(本文蒙作者供稿，謹此致謝！作者曾於瑞士巴塞爾大學修讀神學博士課程。)